

西方現代心理学派別

〔美〕 吳偉士著

謝循初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方現代心理学派別

[美] 吳偉士著

謝循初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书介紹現代資產階級心理学派別，可供綜合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专业的师生、心理学研究人員和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参考。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PSYCHOLOGY

By
ROBERT S. WOODWORTH

Revised Edition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48

本书根据 1948 年紐約英文增訂版譯出

西方現代心理学派別

〔美国〕吳偉士著

謝循初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2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裝

统一书号：2012·23 字数：180 千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印张：7₅/₈

1962年6月第一版

196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2300 册

定价 1.20 元

原序

本书第一版发行于1931年，当时主要的心理学派别仍然是现今的派别。然而，重大的修订有了必要。这倒不是由于崭新的派别产生了，而是因为每一现存的学派几乎都有了重要的新发展。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发展尤为显著。行为主义上升到了更有批判性的科学水平；格式塔心理学扩展到了新的领域；精神分析在治疗方法上起了一些变化，在理论上起了更多的变化。章节也有了重行安排的必要。目的学派和整体学派在前版差不多都谈到了，现在则集成一章。新联想主义者在前版中附带地加以论述，现在则和旧联想主义者合成一章。过去被称为走“中间道路”的心理学家，其中大多数似乎更恰当地被看作广义的机能心理学者；因此，原来叫“中间道路”的最后一章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内容，而被减缩为一短跋了。

这些修订和重行安排，要求本书在实际上要全部重写。某些论述在1931年是适当的，现在显得多余，已经删去，因此本书在篇幅上没有增加很多，而在内容上无疑是更完整些。第一版曾声明本书是讲课的产物，这话仍然是确实的，因为作者自那时起每年都讲授“派别”一次；他愿对许多曾参加讨论这些重要心理学问题的学生，再一次表示谢意。承舍汉教授在校对中进行了批评性的检查，致以特别的感谢。

吴伟士于哥伦比亚大学

1948.5.14.

目 录

第一章 派別及其背景	1
十九世紀的新心理学	4
第二章 机能心理学与构造心理学.....	7
机能心理学的开始	8
实验的机能心理学	11
意蘳經驗的构造心理学	19
机能心理学的芝加哥学派	25
欧洲机能主义者	27
第三章 旧联想主义与新联想主义.....	30
旧联想主义	31
新联想主义	40
第四章 行为主义	58
华生的行为主义	58
华生的观点与概念	68
其他早期的行为主义者	81
晚期的行为主义者	89
第五章 格式塔心理学	104
格式塔学派的創立	104
格式塔性、形性	108
組織的因素	110
格式塔理論中的动力“場”	114
直接經驗中的自我与环境	118
領悟和創造思惟	123
勒溫的場學說	132

第六章 精神分析及其有关学派	136
精神分析法的发展	139
弗洛伊德的早期心理学	148
弗洛伊德的晚期心理学	159
阿德勒与“个体心理学”学派	169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学派	174
新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	178
第七章 目的主义心理学与整体主义心理学	187
目的主义或策动心理学	187
整体主义心理学	204
第八章 中間道路	223
附 录 参考文献	226

第一章 派別及其背景

作为一門科学，心理学是比较年轻的，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某些部門年轻得多。作为哲学的一个部分，心理学确实起源于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它从近代哲学史承受了一种崇尚經驗的倾向，日益接近于自然科学。它在十九世紀后期就成了自然科学，从那时到现在有了很快的发展。今天环視全世界，則見几乎每一国家都有心理学家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工作。有的在实验室工作，有的在診疗所工作。有的在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学习、知觉、思维、动机和其他心理机能。有的在运用測驗来研究个体差異和集体差異。有的在探究儿童的发展，有的在探究心理錯乱。有的在考察社会問題，有的在考察接近生理学的問題。有的在应用心理学于教育，有的在应用心理学于工业。从事同一专业的人們常举行會議，发展專門技术和專門术语。这些专家很可以称为学派，但这不是心理学家对于这个名詞的习惯用法。我們所謂“学派”指这样一群心理学家：他們提出一定的思想体系，指明大家所必須遵循的道路，从而使心理学成为一門具有理論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真正科学。这样指点不同道路的学派有好几个。

未开发的領域显然須要从一切方面来勘探。对于心理学研究者，这个未开发的領域就是我們表面上所熟悉的称之为人类活动，或更确切些說，称之为人类个体活动的、同时也涉及同人类有亲屬关系的高級动物活动的領域。个体活动有許多方面，有些勘探者为某一方面所吸引，另些勘探者为另一方面所迷住；心理学派別在一定程度上，能单凭勘探者所选定的活动方面来划分。不仅如此，

而且每一学派都深信全面了解整个个体活动的真钥匙操在自己方面。关键性的事实，由某一学派看来，是人感知环境；由另一学派看来，是人在经验中学习；由又一学派看来，是人有情感和欲望；由又一学派看来，是人使用自己肌肉从而对外部世界有所作为。欲望可能是行动的钥匙，知觉可能是欲望的钥匙，学习可能是知觉的钥匙。选定了一种活动作为中心事实，就能从而设计一套方法，制作一套概念，建立一种广泛概括的理论，以致达到至少满足一个学派要求的境地。大多数心理学家对于这些奢求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但仍然认为这些派别都有鼓舞性和启发性。每一学派在其所选定的方面深入勘探，作出具体发现，以扩大心理学的已知范围。同时对每一学派也必须加以警惕，因为它的断言有时是过分的。

在下列派别中，有些名称是众所周知的；有些对大众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中不很著名：

机能心理学：很古老，范围广，没有严格的定义，1898年定名于美国；

构造心理学：起源于德国，1879年是它的一个突出的年份，1898年定名于美国并露出锋芒；

联想主义：一个古老的英国学派，1898年在美国，1903年在俄国先后以刺激-反应形式出现；

精神分析：约在1900年起源于奥国；

人格主义和整体心理学：约在1900年起源于德国和美国；

目的主义或策动心理学：1908年起源于英国；

行为主义：1912年起源于美国；

格式塔心理学：1912年起源于德国。

这些派别的主要研究范围，大半是显而易见的。构造心理学集中研究感觉，格式塔心理学集中研究知觉，联想主义集中研究学

习和記憶，精神分析集中研究欲望，目的心理学集中研究有目的的活动，行为主义集中研究肌肉活动。人格主义和整体心理学集中注意于作为整体的个体。机能心理学为許多不同派别的心理学家所默认，因而似不应被列入派别之内，但所以被列入的理由将在下章說明。

这些派别起源或复兴的时期是值得注意的。在上世紀和本世紀之交，从1898到1912年，这些派别产生了、形成了。在那样的过去年代、在那样青年一代几乎看不出亚理士多德以来前途如何的模糊年代所产生的派别，怎能被认为是今天的现代派别呢？事实上这些派别多半还是生气勃勃的。它们起了一些变化，有的变化很多，但仍然被辨得出是同一派别。假使我們能把它們压制二十年，它們也会在二十年后以同样活力掙脱出来。它們所代表的不同观点，在为某种高级综合所能总括之前，几乎是势所必至的。况且从1912年以来似无崭新的学派出現，所以它們确实是当今的现代派别。

为什么本世紀初会这样丰产心理学的新派别呢？为了明了这个背景^①，我們要大体看一看心理学在1900年的情况。每一学派都是作为对已有体系的一种反抗开始的，不考察它們的历史背景，就不能完全理解它們。我們应当知道一些关于各学派所反抗的1900年的旧体系。这个旧体系本身也是年轻的，不久以前还是革命的。其实，在心理学領域內，反抗傳統是个老傳統。远在十七世紀，当现代科学运动开始的时候，象笛卡儿和霍布斯那样的哲学家就在反抗从希腊人和經院哲学家所傳授下来的心理学，从而为现代心

① 为了充分了解这个背景，可參看下列諸人所写的优秀的心學史著作：穆菲，1929；波林，1929，1942；海德貝特，1933；此外，关于美国心理学可參看若干作者在《心理学評論》(1943, 第50卷, 第1—155頁)中所发表的文章。

理学开了一个头。他們沒有打算将心理学从哲学分离，而力求使心理学和物理科学的新发现趋于一致。在十七世紀初，伽利略和別人革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命，认为許多，或者說，一切物理过程，都能以运动和慣性加以說明；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环，开辟了依据物理解說生理过程的道路。笛卡儿不迟疑地把这种新物理学应用于人类和动物的行为。他以我們現在所謂反射动作作为行为的基础；他并把反射理解为一种流体沿着神經从感官到脑再从脑到肌肉的运动。他把灵魂定位于脑內，設想灵魂介于神經傳入和傳出运动之間的某种过程之中。但他认为动物沒有灵魂，动物行为純粹是物理运动。具有思惟能力的人类灵魂，由他看來，是非物质的。

霍布斯比笛卡儿更前进了一步，把所有心理过程归結为物理过程。外部运动冲击感官，被傳导于神經、脑和心臟，这种内部运动一旦发生，便因慣性而持續，以記憶和观念形式表現。霍布斯对傳統心理学的反抗是极其激烈的，但簡略不詳；因而发展这一思想路綫的任务，留待下一世紀英国哲学家們在联想心理学中来完成。他們試图把所有心理过程归結为单一的联想过程，如我們在第三章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联想主义者对于联想的物理性在理論上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理解，在应用联想原則于道德、經濟和一般社会科学方面作了很多的努力，虽則受了同时代人的許多責難，然而他們的勢力日益增长，統治了十九世紀初期的心理学。

十九世紀的新心理学

然而，正如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对心理学产生了一种直接影响，十九世紀初期两門新发展的科学起了同样的作用。化学的惊人成就引导了当时哲学家們設想一种分析心理学，来发现意識經驗的元素，探究元素合成的規律。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企图，并且

也证实了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实现的。但影响更大的却是生理学的范例。在十九世纪初，生理学开始成为一门实验的科学。它很快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有些成绩紧密接近于心理学固有的范围。感官、神经和脑的机能是十九世纪生理学家所努力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结果为当时流行的心理学教科书所吸收，研究的方法为一群新生的实验心理学家所采用。从生理实验室产生了心理实验室，虽然公认的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到了1879年才由冯特创立于莱比锡大学。许多实验室很快就被增设，特别是在德国和美国。1900年“新心理学”是实验心理学。

这一新心理学反抗旧传统，与其说是从理论出发，毋宁说是从方法和科学标准出发。早期心理学家满足于来自自己记忆和日常经验的证明，而实验心理学家坚持要有明确记录的资料，以感觉和肌肉运动实验为范例，巧妙地设计出学习和记忆实验，引起了一切心理学问题迟早都能用新方法来研究的热望。

我们还没有揭示1900年心理学的全部范围；如果不指出另外两门科学的影响，那我们对于十九世纪新发展的简述就是非常不完备的。普通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从1860年起，揭露了旧心理学所看不到，生理学、化学和物理学所摸不着的一大堆问题。关于种族的和个体的心理发展受遗传和环境影响，关于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个体差异和种族差异及其他论题，在十九世纪末，主要在达尔文和高尔顿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在心理学著作中。测量个体的测验最初是为这些研究创制的，并在实验室实验上增添了新心理学方法的一分资本。

另一种须要注意的影响来自精神病学。十九世纪精神病学史是值得全面回顾的。这儿只须指出，疯人的处理情况由极不科学进展到了大有希望。在整个十九世纪内，精神病学家分成两个主

要派別，即心灵派和肉体派，前者在心理方面寻找病源，后者在变态行为后面探究脑的障碍。脑的障碍在某些精神病实际是被发现了，但在另些精神病还未經证实。肉体派认为未經证实的脑障碍是以捉摸不定的形式存在的。总的說来，肉体派統治了精神病学，对当时心理学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新問題和新方法使心理学和哲学的傳統联系趋向于破裂，至少美国大学紛紛成立了独立的心理学系。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是心理学大活跃的时代。許多实验室陆续建立，各种杂志先后創刊，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国际會議举行了。大部头的书出版了，有效的新方法被設計出来了。1900年心理学工作者是一个积极、进取的集体，人数虽不多但由新生一代迅速增补，对新得到的測驗和實驗技术怀有希望，年年发现待勘探的新园地，开始研究儿童、动物和精神病患者，同别的几門科学工作者保持接触，准备脱离哲学，建立自己的机构。1900年心理学家們在理論上同意心理学是意識的科学这一傳統定义；但在实际上从事研究的与其說是意識状态，毋宁說是人的活动。他們在理論上拥护以化学为范例的分析心理学，承认感觉、表象和情感为元素，复杂的思惟和情緒是由这些元素所构成的；但在实际上常把这一图式置之度外。他們在理論上多半是联想主义者，但非教条式地崇拜联想主义；联想主义高潮已过去了。

这种理論和实际、傳統定义和研究工作的矛盾，对当时年轻心理学家是一种公开的挑战。意識是今后心理学的适当对象，从而內省是唯一的直接研究方法嗎？青年心理学家在二十世紀头十年內，甚至在行为主义爆发之前，越来越厉害地倾向于宁願強調行为而不願強調意識，宁願重視客观法而不願重視內省法。精神分析者从另一完全不同的角度竭力主張，更深的研究領域不是意識，而

是无意識。“观念的联想”这一老口号是建立学习理論的可靠指南嗎？刺激和反应的联結可能是个更好的指南。行为是简单和复杂反射的联合嗎？欲望和目的似乎被排除了，有机体的統一也未被估計在內。意識本身是由感性元素以不同形式所构成的嗎？人的統一和自我意識好象消失了，甚至連所感知的客体的統一以及經驗对个体的意义也沒有地位了。

除上述一般理論上缺点外，1900 年心理学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成熟和成績微小的批判。这些次要缺点能由专题的深入研究逐漸加以改正，在过去半世紀內大批心理学家已做了这种研究工作。他們提出并檢驗了种种假設。研究結果有时引起爭論，意見有时发生冲突。这种爭論能由证据的分量来解决，而派别的功过却不能用这样直接的、科学的方式来評定。一个学派的基本教义是难以被证明或甚至被駁倒的。一个学派的考驗在于它的长期丰收或长期荒蕪。每一学派指出心理学要走的道路；心理学也正在試圖朝所有方向前进；問題在于哪条道路将导致偉大的发现，是否不会有朝一日证明殊途同归是可能的。

第二章 机能心理学与构造心理学

凡有机会观察幼儿发展的人，易于发生一种純真的心理学兴趣。看！一个婴儿能做多少不同的事呀！他睡觉、醒来、吮吸和吞咽，呼吸，有时咳嗽或打噴嚏，以各种方式啼哭和发音，安靜地睡着或舞动四肢。稍后，他开始注視和傾听，认识人，以日益增多的技巧拿东西和玩弄物件。几个月后，他开始懂別人对他說的語詞，继而自己会說几个語詞，往后能說的語詞逐漸增加。能增加的項目是很多的。从事“婴儿日記”的年轻父母都知道这些。

这种記錄从心理学看来，是对“儿童做了什么”这一問題的回答。这个“什么”問題是任何一个好問的人，例如一个科学家所要問的三个典型問題之一。其余两个問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两个問題在儿童的觀察者也会发生。孩子怎样爬？他为什么啼哭？这些是比较難回答的問題。“怎样”这类問題追究一个結果达成的过程，“为什么”这类問題追究一个行动发生的原因。过程可能过于复杂、太快、难于用肉眼觀察，且有一部分隐藏在体内，乃至隐藏在脑里。一个行动的原因——我們常能称之为动机——多半是看不见的。

机能心理学的开始

如果婴儿日記繼續不停，經過幼儿期和少年期直至成人期，一个人所做的事則一定繁多到不得不尋覓一种分类来予以处理。因为兴趣主要应在人而不应在人的活动所涉及的无数客体，所以客体能予以忽視，所做的事能按达成的結果被列入少数的类别。所有說出的詞和句能归在“說話”一类，所有玩的游戏能归在“游戏”一类，所有学习的功課能归在“学习”一类；所有記憶的事实能归在“記憶”一类。这样，对“什么”問題的最后回答就成为活動結果的一种或多或少有系統的分类表了。同时，对“怎样”和“为什么”問題的回答由于有困难而被擱置在后面。

心理学的早期历史，就我們从文献所看到的來說，彷彿就是这样。在古希腊哲学家的时代，公认的类别是：經由感官对客体的知觉，記憶，对从未見过事物的想象，在两个可能行动中的選擇，对自己所決擇計劃的执行。知和意似乎是消化、感觉、运动等生理水平活動之上的两个最广泛的类。这种分类显然是对“什么”問題的一种回答。亞理士多德对回答我們怎样記憶這個問題，指出了一个

重要的头緒(見本書第31—32頁);別的哲學家對我們怎样知覺客體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解答；快樂主義者對“为什么”問題，作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回答，他們認為人類一切活動都是由一種求樂欲望所支配的。总的說來，从希臘人所傳授下來的心理學，不外是關於人心所能完成結果的一套廣泛的分類。

亞理士多德使用相當於記住、立意等動名詞作為他的类别名稱。當他的著作被翻譯為拉丁文時，為了適合拉丁文語法，形式上不得不加以細小的改變，因而採用了“記憶官能”、“意志官能”一類的說法。官能一詞原無增加任何新義的意图，雖然它含有人記憶證明人能記憶的意思。所以官能分類表不外是“所做的事”的分類表，仍然是對“什么”問題的一種回答。大思想家在說心的官能時，无疑是完全了解這回事的，但許多學識較差的人，甚至在十九世紀，為語文表述形式所迷惑，竟誤認官能為過程，為對“怎样”問題的回答。學生向教授提出我們怎樣記憶問題，如果得到“由記憶官能”的回答，那麼他就不會變得更聰明些。這好象他問鳥怎樣飛而得到“由飛的官能”回答一樣。鳥飛，無疑鳥有飛的官能。這是鳥所完成的一種結果，而問題在於鳥經由什麼過程或活動來達成這種結果。

一種官能分類表是對“什么”問題的一個可貴的回答，但對於開始認真研究“怎样”問題的心理學家，却只是一個問題表。甚至連假設每種官能各有一相應的特定心理過程，也沒有保證。識記一個人面對能夠再認和識記一首詩到能够背誦，或許各需要不同的心理活動。就活動說，記憶可能有許多種，而非一種。反之，基本過程可能比官能少些。這後一見解是聯想主義者所主張的，他們試圖證明一切心理活動根本只有聯想一種(參看第三章)。

先對“人們做什么”問題，繼對“人們怎樣做它”和“人們為什麼

做它”問題，試圖作出一種準確而有系統的回答的心理學，叫机能心理学。人們不僅認識和決擇，而且有情感，人們的情緒同人們的理智机能和执行机能一样，也包容在机能心理学範圍以內。正如生理學家从食物消化結果开始，进而探究产生这种結果的过程一样，机能心理学者从人們知覺客體的事實开始，进而追究人們怎样知覺客體；或者从人們解決問題的事實开始，进而追究人們怎样解決問題；或者从人們發怒的事實开始，进而追究人們怎样發怒，机能心理学也追究“为什么？”

在美国，早在實驗心理學誕生以前，約当 1830 年，所謂安乐椅的心理學成為一門很流行的大学科目；当时大家愛用“心的工作”这一術語來标志心理學的对象。这显然是那些“精神哲学家”們所試圖发展的一种机能心理学。他們尽量应用从当时生理學和精神病學所能拾取的、但毕竟是抽象的成果。他們所怀抱的理想，由化學家尤門士在培因著作（1868 年，參看下章，第 38 頁）美国版序言里表述得很好：

在關於人的學問整個領域內，最重要、最迫切的需要莫如進一步理解心和品德的規律。……關於人性、人性活動的动力、人性工作的方式、人性改善的條件和限度的正確觀念的取得，對一切人的學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把精神哲学這門科目扩展到包容生理要素和條件在內，是向我們最大需要的滿足迈进重要的一步。……拋棄心的抽象，代之以心和身所組合的活人，并把活人設想為實際呈現在我們觀察下和我們經驗中的東西，和科學的任何其他对象一样。

最后一句話是后面一章所要讲述的“机体主義”观点的一种早期表述（見本書第 204 頁）。但机能心理学不一定倾向生理学，因为關於記憶或思惟的生理活動，当时所知无几，而从这些過程的心理實驗却一定能学习很多的东西。

实验的机能心理学

提出“怎样”问题确是很好的事，可是困难在于寻找适当方法，来查明导致已知结果的潜伏过程。十九世纪设计了三种普通方法，好象至今还未见到其他的可能。两种客观法可以叫作：(1)生理学方法，(2)条件变更法。第(3)种方法是主观法或内省。这些方法是值得加以考察的。

生理学方法 如果问题是我們怎样看，眼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则能解答問題的重要部分。保证看清楚的集焦点机制，調节光射入量的虹膜，轉动眼球的眼肌、具有圓柱和圓錐細胞的眼网膜及其光化学物质，以及眼网膜通过視神經和脑的一定部位的联系——各在看的整个复杂过程中起着各自的作用。如果问题是我們怎样反应一个刺激，那以每秒約两百英尺速度傳导冲动于脑的感觉神經和从脑向外傳导的运动神經，则能提供部分的回答。如果问题是我們怎样发怒，腎上腺活动则能提供部分的回答。如果問題在于一般的心理活动，则可由“脑电波”放大的新技术得到部分的回答。但这些电波現象只提供关于脑內所进行活动的一种模糊印象。它們所能告訴你的，同你凭一工厂窗户所傳出的噪杂声而知道厂內所进行操作相仿佛。生理学方法不能揭示关于知觉、学习、思惟、选择等过程的全部內容，而心理学研究工作多半是用心理学方法来进行的。

条件变更法 这只是实验科学的普通方法在个体活动上的应用。个体接受一个任务，我們想知道他怎样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他能在某些条件下而不能在其他条件下做这个工作，或者在某些条件下比在另些条件下做得更好些，我們对他的活动方式就找到了一些线索。在看到过程的全景之前，我們要适当地控制条件，檢